

最近大陸動亂與今後發展

蔡維屏

這些年來，大陸就沒有安定過，最近更是遍地烽火，動亂日見擴大。輿論界都在紛紛揣測華國鋒能維持幾久？鄧小平能否復出？其實，在共黨專政下，人事的沉浮，派系間勢力的消長，是無從意料的。本人在去年六月間第五屆中美「中國大陸」討論會裏曾說過：在極權統治下的權力鬥爭，常因一方的錯誤而急轉直下。^①

江青一班人的束手成擒，可能是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軍事頭目和華國鋒早有部署的，也很可能是江青不識時務、不知虛實、一味以高壓手段對付華國鋒，終於逼出這次的政變。

鄧小平的復出，遲遲沒有揭曉，是因為匪共頭目們對於毛澤東和四人幫所餘留下來的黨政軍職位的分贓，和黨政軍控制權的分配，還在明爭暗奪之中，這可以說是毛死後中共內部另一次的權力鬥爭。

鄧與匪軍關係很深，黨內也有力量。但是不僅從華國鋒看來，鄧的復出會影響他的地位，把一個甫經批鬥的問題人物抬出來，也難向國內外交代；即是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之輩，也要考量在局勢沒有安定的情況下，是與華國鋒暫時合作共掌大權，還是擁鄧出來，對他們本身利害如何，也有極大的影響。

如果鄧復出，無異昭告大陸人民：在中共奪權鬥爭中，被批鬥的頭目，可獲解放，解放後再被鬥，仍可復出，那就說不上什麼思想路線，也談不上黨紀和規範。中共佔據大陸的廿幾年，原本是一部奪權鬥爭史，禍國殃民史！

不過，勿論鄧是否復出，華國鋒和老幹部之間的權力鬥爭，是不會中止的，大陸的動亂將要繼續擴大下去，而且在長期動亂的情勢下，隨時可以引發全面性的反共抗暴運動。鄧的復出與否，都不能改變這個趨勢。其原因可以分以下幾點說明：

毛澤東獨攬黨政軍大權三四十年，必然產生繼承問題

(一)毛澤東自一九三五年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反國際派鬥爭成功，出任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自該時起，毛繼

註①「第五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專輯」第四二一頁。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續掌握中共軍權達四十二年之久。

自此以後，毛澤東以軍權為基礎，在延安發動「整頓三風」運動，整肅國際派和張國燾紅四方面軍舊部成功，而於一九四五年出任黨主席，先後共達卅二年之久。

在「三面紅旗」失敗之前，毛任國家主席十年，一九五九年，讓位於劉少奇。一九六六年，毛發動文革排除劉少奇之後，中共已不設國家主席，而由毛實際控制政權，故毛直接控制政府先後達廿一年。

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獨攬黨政軍大權三四十年之久，在他死後，必然產生繼承人的問題。

毛澤東不斷整肅幹部，造成黨內領導人才真空

(一)在獨裁統治下的政權，當獨裁者死亡後，都會面臨繼承危機。不過，在今天中國大陸，情形特別險惡，毛澤東雖然在近若干年來，不諱言繼承問題，並且聲言要培植接班人，但他全盤失敗了。因為他和其他共黨頭目，都是以鬥爭起家，他指責別人抱山頭主義，他却把其他山頭都打垮以後，自己便獨霸天下。他在陰狠毒辣的一羣中，是最陰狠、最毒辣的，所以猜忌心重，不能容忍任何人可能影響到他的權力和地位，連他的一生親密戰友如劉少奇，和他已任命為正式繼承人的林彪，都要一一的整垮。

劉少奇、林彪祇是外間熟悉的人物，其他還有不知多少共黨頭目被清算、被鬥爭、被侮辱、或者被調離重要職位，這樣在黨政軍權力階層上，在毛以下，呈顯着一個領導人物的真空，這是造成毛死後難有適當繼承人和政局不穩定的另一原因。

毛澤東為便於駕馭部屬，一手造成派系間之猜忌與仇恨

(二)毛控制匪黨、政、軍的手段，歷史上找不到先例，也與希特拉、斯大林不同。他慣用以黨制政，或是以軍制軍的手法。他往往打擊一派，拉攏一派，以求制衡，同時被打擊的一派，并不予以消除，造成派系與派系之間的仇恨和猜忌。他替自己辯護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他也說過：「這一類鬥爭，看來還要鬥下去，至少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他的名言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²⁾

毛以這種手法對部下製造矛盾，製造鬥爭，製造彼此間之猜忌和仇恨，所以，他死以後，不可能找出一個繼承人，或一個派系，來繼承、來統率全部。即以軍隊而論，也不可能由任何一個軍系出頭，而可獲得各軍系的一致擁戴的。

註② 毛澤東「論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毛澤東選集二卷，七二一頁，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三月。

毛澤東消滅異己手段毒辣，使幹部人人自危

④最特殊的是毛澤東入人以罪的手法。被毛鬥爭過的人，都被他斷定萬惡不赦，用來儆戒他人，使人人自危。其次，任何匪幹被整，毛必發動全國上下，羣起攻之。一貫的程序，是先有果，後有因。被整者的罪狀是與日俱增，妄加罪名之餘，還要找他以往的資料，凡有利用價值者，或可以曲解者，全部搬出來，使他永遠沒有回駁的餘地，使他的友好、同路人，不敢出面，出面也無益，甚至於還要他們偽裝忠誠，對被整者同聲聲討。

這種情形，使共黨幹部，普遍懷有恐懼感，認為任何繼承毛職位的人，一旦政權穩固，均具有生殺予奪之權。今日為親密戰友，異日便為萬劫不復的階下囚。因此，毛死後，他們對任何繼承人不敢信賴，大多數具有黨政軍權者，在毛死後不久，真正新繼承人尚未產生之前，唯有結集友好，觀望自保，決不致無保留的支持任何領導人物。這也是助長今後匪區政局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華國鋒所得軍方的支助，限於陳錫聯、許世友一羣，他們祇是當年紅四方面軍和後來改任二野及三野軍系中的頭目③，即在二野三野將領中，也未必都願意服從他們的領導。

在「四人幫」事件發生之後，葉劍英曾對匪幹講話時說：目前在部隊裏有擁護中共中央的，也有表面擁護而暗中包庇四人幫的，同時軍隊中林彪的勢力也有抬頭的趨勢。可見匪軍已非一個整體，沒有人可以號召所有的匪軍，而匪軍幹部也是羣臭無首，不會共同聽從任何一方面的指使的。

六千萬下放青年助長社會動亂

⑤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為了解決大陸城市人口問題、知識青年就業問題，并支援農村及邊疆的生產，乃展開知識青年下放運動。根據匪共自己的報導，到一九六五年為止，計下放四千萬人④；自文革以來一般估計約下放二千萬人，總共六千萬人，文革以來的兩千萬人中包括失學的大專學生一百餘萬人。

文革前大陸正規高等院校有六〇五所，每年招生約二十餘萬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因文革而停招四年，累計未能入學的有八九十萬人。自一九七〇年到現在，大陸高等院校恢復招生者計三百餘所，僅及文革前六百餘所的一半，招生人數約減少七十

註③ 陳錫聯、許世友均為紅四方面軍老幹部，前者編入第二野戰軍，後者轉入第三野戰軍。

註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國青年報」社論。

餘萬。至於中小學學生之失學者，當在二千萬人以上。

文革期間大陸青年，一旦下放，形同被棄。他們既不勝任農田工作，也不受農民歡迎。當他們參加文革活動時，日日鬥爭造反、爭權奪勢，嚐到了權力的滋味，養成了放縱的習氣。下放後目睹社會的劇變，現實的殘酷，當然感到希望幻滅，前途渺茫，永無止期的在田野間鬼混，所以他們有一個普遍的感嘆——「泥土埋葬了青春」。

在這被下放的一羣中，很多人利用中共招工、招生、征兵等機會，以及鬥爭之空隙，逃回城市，因為戶籍是無法遷回的，所以被指為「黑人、黑戶」，增加都市社會的混亂。

少數求上進的也因為不能忍受中共的控制與迫害，以致積極反抗，如李一哲「大字報」的出現，或者消極的投奔自由，逃往港澳。因此，大陸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後果，是增添了六千萬對中共政權失去信心的人，助長了大陸社會普遍的動亂。

退役軍人和民兵普遍不滿匪共政權

(六)總計大陸上復員、退伍和傷殘轉業的軍人，目前已有二千萬左右^⑤，并且逐年有七、八十萬的增加。如果單說退役和傷殘軍人，也在三百萬至五百萬之間。

共匪對於這些人員的處置，大部分是編成生產建設部隊，分配到新疆、內蒙、黑龍江、和內陸各省若干山區，從事開墾、農牧、和擔任邊境防衛或山區防衛等軍事任務；另一部份編入民兵組織，充任民兵幹部。以上都稱之為「歸田不解甲」。^⑥

生產建設部隊，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勞工集中營，不是外國人士所參觀的特定人民公社。這些人員一經編入建設部隊，便知道他們的命運已經註定——老死在邊疆和山區！一九六二年，新疆生產部隊曾發生六萬人逃亡蘇俄^⑦。其他地區，也不斷有逃亡事件發生。這些生產建設部隊的成員，深感精神上的痛苦，有甚於體力上的折磨。

一部份幸運的分配到內陸各省生產大隊或人民公社的，也和下放的知識青年一樣，不受農民的歡迎，好似被棄孤兒一般。近年來，中共政治上的動亂，也影響到生產建設部隊和民兵。尤其林彪事件爆發後，共匪為清除林彪的潛在勢力，發動大規模的整肅，在軍隊裏如此，在生產建設部隊和民兵方面，也不例外。

林彪事件之後，我們獲得從新疆秘密寄出的文件，證實共匪的復員、退伍和傷殘轉業軍人，已經秘密的組成了一「革命行動聯盟

註⑤ 依照共匪歷年征退員額估計。

註⑥ 見一九七六年由新疆秘密寄出之「復退殘軍人革命行動聯盟」。

註⑦ 「戰備教育材料」，一九六九年十月共匪出版。

「，與廣大工農和共匪軍隊都有聯繫；他們的政治綱領，是「爲工農兵自己的利益而再革命」，號召大陸同胞和共匪軍隊，「鼓起當年革命年代拼命精神」，摧毀「毛記王朝」。

他們在「解放軍」服役期間，待遇好，受尊重，在老百姓眼光裏，是屬於特權階級的。一旦退役，景況大異，如今在許多地區，不僅表示憤懣，而且敢於出頭，「革命行動聯盟」由他們來領導，是值得重視的。

至於十年來文革派所建立的民兵，雖然訓練尚差，但基幹民兵人數在兩千萬以上，大部擁有武器，如果中共中央要對他們一一清剿，是會在各地遭遇無盡止抵抗的，如今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的民兵，已發動騷擾，且有挑動羣衆進行武鬥的。

農工大衆普遍怠工

(乙)大陸農工業發展緩慢，生產停滯不前是常態，遇到天災和一次又一次的人爲「風暴」，便大幅度的倒退。

毛澤東的一意孤行，和中共頭目們迷信「政治決定論」，不接受專家意見，不講求技術與訓練，把億萬人民當做建設的本錢，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導致生產萎縮，全國饑荒。

接着劉少奇出來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人民公社退却，自留地大部發還，倡議「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這與毛澤東的路線大相逕庭，在毛劉權力鬥爭中，被指爲修正主義，在文化大革命中，獎金制度和自留地遭受猛烈的攻擊，這一場風暴又使大陸經濟倒退好幾年。

批林批孔的運動，當然同樣的浪費農工大大量時間和精力，影響農工生產，接着又掀起「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運動，進一步剝削農工所得，先後在各省減少「自留地」，反對操作副業，關閉「自由市場」，使農民僅靠公社的「工分」和少量配給來維持全家的生活。以大寨公社爲例，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不到十五元。

基本上，在共匪經濟政策之下，生產資料公有，生活資料也受嚴格限制，被擠壓的農工大衆，工作自晨至昏，難得溫飽，自然缺乏勞動誘因，因此生產力日見降低。毛澤東死後，華國鋒仍然推行「學大寨」、「學大慶」運動，叫他們自力更生，白手成家，也就是說一切政府補助中止，但是生產要搞的更好，逼得大陸農民普遍怠工，造成自文革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大陸工人，對於工資長期被凍結，待遇微薄，早已不滿；中共發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取消獎金制度，否定「按勞計酬」後，激起杭州工人大罷工而且很快蔓延到上海、南京、武漢各地。最後匪共唯有出動軍隊，駐廠鎮壓，逼着工人在槍口下工作。

同樣地，爲防止農民罷耕，匪共也要辦幹校，派宣傳隊和軍隊到公社去監督農民工作。但是這些強制的手段，祇有使農民和工人的工作情緒更低落，反抗的願志更堅強。許多公社裏，農民在喊着「吃光」、「用光」的口號。懷恨之心情，可見一斑。

大陸長期混亂將帶給人民重獲自由的機會

(6) 四八〇

以上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把它們綜合起來便可以看出：毛澤東死後所遺留下來的局面，是百孔千瘡，滿佈着猜忌矛盾、仇恨憤懣，到處是貧困與饑饉。幾幾乎件件事都是無法解決的難題。

例如他一次又一次的大力主張「政治掛帥」，在整肅鄧時都曾猛烈攻擊一切獎勵生產的辦法，倘如華國鋒採取類似的措施，便是走劉少奇路線，走修正主義路線，今天華匪領導下的脆弱政權，是經不起這種指控和打擊的；但是如果完全走毛澤東路線，便是走進了死胡同，不但不能促進農工生產，反而逼人民造反。

最近華國鋒也提到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⑧，其中意義之一是要緩和與各地方黨政軍幹部間的關係，顯然是涉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如今華國鋒和葉劍英、陳錫聯等的結合，還無力指揮各軍區各省市的地方幹部，如果再給他們更大的自治權，那就是為割據局面催生，那麼，中共中央更要感覺尾大不掉了。如果要繼續維持毛澤東以黨制政以軍制軍的中央集權體制，便會立即遭遇若干軍區或省份領導階層的反對，兩者都不容易做，也做不好。

拋開路線、制度、政策等不談，基本上，大陸是貧困的，中共要維持三百五十萬大軍，千萬的基幹民兵；要繼續不斷的發展核子武器，跟在美蘇後面追趕；要以大量援助方式輸出革命，支持國外共黨活動，必然資源枯竭，處處捉襟見肘，要發展重工業，便顧不了農業和輕工業，要建設，便祇有剝削人民。今天的華國鋒，也走不出這個圈子。

中共是以欺騙起家，口叫窮人翻身，明知辦不到，便用恐怖手段來鎮壓，殺戮幾千萬同胞。和蘇聯鬧翻了臉，外援中斷，硬說可以「人民公社」、「大躍進」達到自力更生，結果使農工生產倒退好幾年，全國鬧饑荒。要排斥異己，亂加帽子，說劉少奇是走資派，林彪私通敵國；華國鋒整肅四人幫，照樣的編一套說她們一羣作惡多端，包括騙毛酋，逼毛酋，甚至於想假傳「聖旨」奪權篡位。這些已再騙不了人，大陸上老百姓也好，軍隊也好，幹部也好，都看得很清楚。四人幫被捕，大家樂，並不是幫華國鋒，而是看到中共頭頭遭殃，出口怨氣。

所以這些騙人的花樣，高壓的手段，就在毛澤東未死之前，已經不靈驗，批鄧運動就展不開來；「學大寨」的運動也遭到意料之外的阻力；因為派到公社的士兵們，不肯用槍桿緊逼老百姓。

毛澤東製造的許多矛盾，所使的許多花招，連他自己在生前已解不開，要不靈，接班人自然更難辦。

古云：民無信不立，目下大陸偽政權在人民心目中已是威信掃地，從今天大陸情況來看，必然是繼續的亂，長期的亂，終於引發反抗暴政的全民革命！

註⑧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華國鋒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報告。